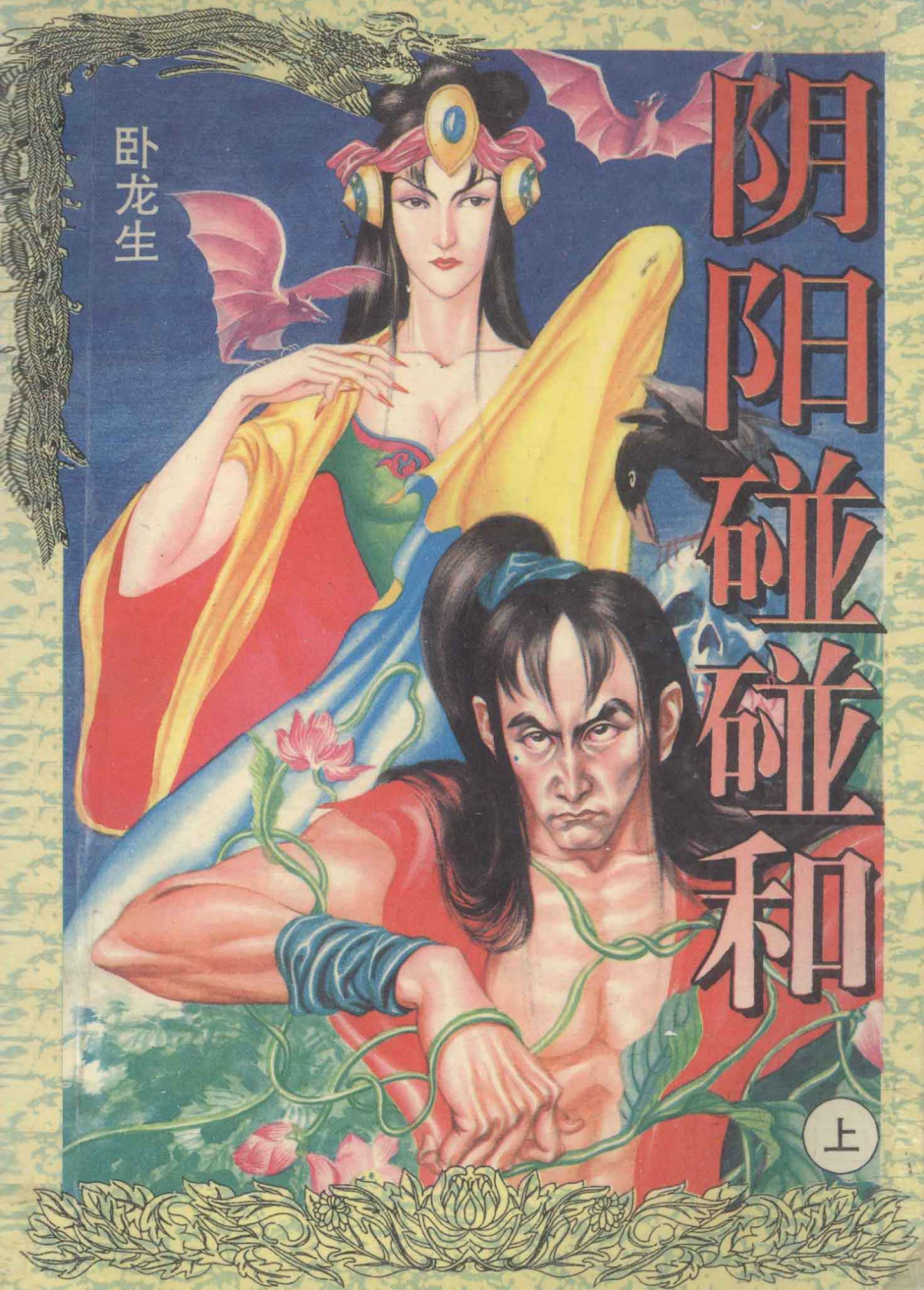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

阴阳碰撞和

上



第一章 死人托你你得管

越女天下白，这话恐怕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得到。

所谓越女，指的是浙江一带的女儿家，浙江，古时为越国，那位出了名的大美人西施，就是一位典型的越女。

西施早已随范蠡老先生泛舟湖上，成了“陶朱公”的摩登情人，而她那种艳绝天下的姿容，却因了水土的关系，一代又一代地遗传给了她的后人们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美人胚子，更惹出了多少风流韵事。

眼前这条小河中，就又在上演这样的风流韵事呢！

天气很热，可是河边上两个小家伙的眼睛更热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

这两个小家伙，一个姓刚，叫刚尚慈，十来岁年纪，个头不高，但却长得很精明能干的样子，特别是那一双大眼睛，有事没事老不打算在眼眶里好好呆着，的哩咕噜总是乱转。刚尚慈年岁虽不大，却已饱经沧桑，人间四毒——吃、喝、嫖、赌，除一个嫖字尚有待努力之外，其它三毒已让他给占得差不多全了，尤其于赌一道更是精通专擅，骰子、牌九、麻将、押宝，没一

样难得住他。他打麻将，手气特冲，又爱作大牌，因此十赌九赢，名声太大，闹得附近十里八街的赌坊见了他就提前下班——怕了他了。最绝的是，每副牌总要开杠，不是暗杠就是明杠，而且只要开杠，一准的杠上开花——俗称杠上吡，恰好他的名字叫“刚尚慈”，人们就管他叫“杠上吡”了。

和刚尚慈在一起的那个小家伙，比他缺了点心眼儿，可是多了把力气，长得五大三粗，名叫全秋仁，也是刚尚慈的小赌友。和刚尚慈爱作大牌的习惯不同，他是有吃就吃、有碰就碰，一副傻牌手的作风，往往落听在独吊上，这种听法，牌经上也有名堂，叫“全求人”，这倒也和他的名字谐着音呢！

不过，此刻，杠上吡和全求人并没在牌桌上，而是在河边的一丝矮树中，瞪着四只贼眼，在偷看……

偷看什么？当然不是偷看上、下家的牌，而是在偷看一位沐浴的越女。

这越女姓姚，叫小姬，是刚刚搬到这古杭城的，她的老爹叫姚万，是新上任的县太爷，姚小姬随父赴任，刚安顿好，家人姚炳奉命带她去县里的私塾报了名，也就上了半天的课，中午天热，她就偷偷溜到河边来洗澡玩水。

别看姚小姬刚刚十五、六岁，一副身材却已长成，一双美人肩，衬起一段粉颈，粉颈娇柔，托着一颗人见人爱的美丽螭首。

再往下看……对不起，全淹在河水里，隐隐约约、似有似无，笔者离得太远，无法细加形容，慢说笔者，就是近在咫尺的两个小家伙——杠上吡和全求人，也正为她腰部以下的惹干细节争论不已呢！

姚小姬陡听人声，惊骇异常，顾不得再洗，唏哩哗啦搅起

半天波涛，披上衣服跑了。

“算了！”刚尚慈毕竟机灵，看目标已然消失在视野之外，心想，争也无益，便主动让步，歇兵罢战道：

“我看咱们别争了，总之，她是全学堂最漂亮的女孩子，第一校花！”

“这个我同意，小么鸡就是美，美若三鲜呢！”

“屁！什么三鲜，你个馋鬼，牌桌上有吃就吃还不算，连美若天仙也要说成美若三鲜，三鲜什么？包子？饺子？馄饨？还是三鲜锅巴？光想着吃啊你！”

“怎么啦？我就是想吃她，肉色可餐嘛！”

“全求人，又错了，是秀色可餐！”

“杠上吡，少挑字眼嘛！秀色是什么？不就是肉色嘛！”

杠上吡歪过头想了想，刚才那幅美人出浴图还在眼前直晃，果然满目全是一片雪白泛桃红色的肉色，只好道：

“好好好，就算是肉色可餐，不过，那也轮不到你餐！”

“怎么，你敢横刀夺爱？”

“爱你个头！还英雄救美呢！我是说，小么鸡是美人，美人爱英雄，不如咱们比一比，看看谁英雄，谁就有权去追她！”

“好！打架谁怕谁，说，是拳击是摔跤，还是柔道跆拳道，小爷我一概棒陪！”

“棒你个头！是奉陪啦！白字先生！”

“对，奉陪，奉陪，今天我就奉你一陪！”

说着，全求人小背心一甩，两块脯子肉就在杠上吡眼前耀武扬威地一个劲直扑腾！

好嘛！这还是好朋友哪！怎么一提到女人就六亲不认啦？小么鸡，也就是姚小姬，不过他们都是小赌棍，出口就是

牌经，小么鸡多好听！他们都这么想。

眼看杠上吡的小细脖子就要被全求人掐成鸡脖子——当然不是小么鸡那样美丽的脖子，而是一只濒临死亡的惨不忍睹的干瘦小公鸡，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当儿，杠上吡叫了，他玩命地叫道：

“撒手啦！要出人命啦！”

喘息半晌，边揉脖子边说道：

“好汉斗勇喽！真正的英雄，不在力气大，而在胆子大！”

全求人笑了，笑得象一只癞蛤蟆在叫：

“呱呱！胆子大就属我了，我是出了名的上听不要命，什么样的大牌，我照敢点炮……”

“呸！吃、喝、嫖、赌，嫖是老三，赌才是老四！如偏今会有了泡妞的机会，咱们能不能把牌经先放一放？”

“好，你说，怎么个比法？”

杠上吡神秘地道：

“镇子外边有一片乱葬岗，听说新鬼不安，老鬼不宁，依我看，谁要敢从乱葬岗子搬回一块砖，是死人的墓碑上的砖，要刻了字的，谁就是胆子大，就是英雄，小么鸡就归他追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，现在就去……”

“站住，现在光天化日，哪有什么鬼，这会儿去算什么英雄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要去得晚上去，三更天，正是野鬼孤魂闹得最厉害的时候……”

好一对大英雄，说的和听的，都已经把汗毛给竖起来了

……

* *

* *

* *

夜深人静。

刚尚慈躺在姨妈家的床上，两个眼睛骨碌碌地乱转，身旁的表弟门乾卿早已睡得人事不知，一道口水还长长的挂嘴边。

他在等人。

夜更深，万物俱寂。

突然远方响起几声狗吠。

刚尚慈还没睡着，外头的灯已经灭了，姨妈八成也睡了。

倏然几声很难听的狗叫声，在窗旁响起。

刚尚慈凝神倾听，小心的爬起身子。

“汪……呜……”

这回狗叫居然变成长鸣。

刚尚慈一怔，连忙凑到窗前，轻声骂道：“别叫了行不行？”

说也奇怪，那狗还听得懂人话，叫它不叫，它竟然就不叫了。

刚尚慈是个孤儿，全亏姨妈将他养育成人，他当然不愿意让姨妈知道他为了打赌要夜闯乱葬岗。

一出窗口，便看到全秋仁蹲在那儿。

原来刚才的狗吠，只是他们之间传递的讯息。

今夜有月，月明星稀。

两人便在月光的照路下，往乱葬岗走去。

月光光，照得心慌慌，刚尚慈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是怎样，不过现在他就是这种感受。

乱葬岗，顾名思义，便知它不是一个好地方。

只要是人死了，家里又不怎么有钱的，就全往这儿送，找了地方，土一挖，便把死人往洞里一丢。

乱葬岗就这么个地方，什么死人，管你病死老死，或从床上掉下来摔死，岗上是照单全收，而且一概不收费，经济而且实惠。

这么个地方，白天都没什么人来，何况是晚上。

前些时候，卖包子馒头的老刘，因为想多挣点钱，晚上也卖，结果经过这儿，有个长头发的姑娘拿钱跟他买，没想到走了几步，就发现刚刚明明收的是钱，怎么突然全变成冥纸。

吓得他是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，连包子馒头也全都不要。

第二天太阳出来了，他才敢来这儿拾回吃饭的担子，却没想到，担子里原本热呼呼的包子馒头，全变了个样，变成土沙石做成的。

从此以后，就算打死老刘，他晚上也绝不做生意。

刚尚慈笑得十分勉强，一路上全秋仁就不停告诉他这样的传言故事。

走着走着，杠上吡强笑道：

“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吗？也许别的地方比较适合我们去探险。”

“你怕了吗？”全秋仁终于忍不住笑道：“如果你害怕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”

“不。”刚尚慈强自振作，只不过笑得颇为难看，笑道：“开玩笑，既然是我提议的，我又怎么会怕，你别开玩笑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任谁看也知道，杠上吡现在讲的是假话，因为他的脸已经白得跟纸一样。

全秋仁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，让自己不要笑出声来。

磷火点点，鬼影晃晃。

一大堆的墓碑已然出现在他们眼中。

“到了吗？”

刚尚慈发现自己讲话声有点抖。

其实这句话是白问的，在他的脚旁，月光的照射下，有一块石碑倒在地上。

石碑上只写着三个字——乱葬岗。

四周有不少树木，在黑夜中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出来攫人一般。

偶而几声不知名的鸟，怪嚎几声，更吓得两人手不知该藏哪里是好。

全秋仁也觉得这儿很诡异，悄声道：

“杠上吡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比赛吧！今夜这里不太对劲。”

刚尚慈闻言，以为又是试探他，当下吃了称砣铁了心，含笑道：

“没关系，就选这里。”

讲出这话的时候，心里也直发毛。

两人硬着头皮往里面走去。

由于这里是乱葬岗，所以不时可以看到森寒的白骨流落在土外，借着月光，散发出一股妖异之气。

“杠……上吡，我看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！”全秋仁的牙齿有点忍不住地交战起来。

刚尚慈强颜欢笑道：

“全秋仁你可认输了吧！”

其实他的脸色也好不到那里。

岗上四周，不时飘着惨绿的光芒，这是因为人死了以后，人类的骨头里含有种磷的物质，才会产生这种光芒，这当然是

后来才发现的事，枉上吡他们那里知道。

“鬼……鬼火。”全秋仁全身寒毛悚了起来。

刚尚慈比较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稍微，只见他一脸惨白骂道：

“都什么时候，你居然还提那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全秋仁已经被吓糊涂了。

刚尚慈急得快抓狂：“当然是那个字。”

“鬼，是不是？”全秋仁真是不识相。

“是你个头。”刚尚慈一巴掌就朝他脑门叩上，提醒他在这里是不可以讲这个字，而且又是这么深的夜。

突然之间，两人面前那付颇新的棺材动了一下。

“你……你看到了没有？”全秋仁张大着嘴，眼睛瞪着老大，右手指着那付棺材。

刚才刚尚慈的确没看到，闻言心里也直发毛，问道：

“看到什么……”

下面的话已经问不下去，因为他已经亲眼看到。

那棺材盖居然向旁边移动。

两人不约而同向后退，突然之间退了几步，后面正有一个小土堆。

扑通扑通两声，他们已跌落土堆后面。

在月光下，有一只手，一只手正从棺材里缓缓伸出来。

刚尚慈也不管刚才脑袋上跌出个几个包，这次他出奇的镇静，冷冷道：

“全秋仁，我们快闪！”

全秋仁哭丧着脸，一脸无奈道：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，我脚已经麻了。”

棺材里的人，不，应该是死人，他推开棺材盖，坐起身子来。

两人躲在土堆后面，四只眼睛看得傻眼，两颗心剧烈的狂跳着，连个大气也不敢喘。

在惨白的月光下，死人，乱葬岗，还有一大堆数一天也数不完的坟，刚尚慈真的愿意，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恶梦，但事实却不是。

“僵尸，那……那一定是僵尸。”全秋仁的尿已经拉了一裤子，可是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。

苍白的面容，加上枯瘦的身躯，两只眼睛看不到一丝光彩。

“妈的，真是活见鬼！”全秋仁双腿已经软了。

“妈的，你还提那个字。”刚尚慈把全部的事情，全推到他头上，只因他说了个鬼字。

忽然之间，远处有脚步声传来。

“完了，搞不好他那些鬼朋友全部来这里集合。”全秋仁想站起来，只可惜力不从心。

“别吵。”刚尚慈的全身已冒出冷汗。

脚步声由远而近，而两人的心脏也几乎随着脚步声而快蹦出口里。

一盏灯光，来人是两名汉子。

有些人在混乱不安的时候，就变得出奇的冷静。

刚尚慈也许就是这种人。

他冷静说道：

“他们不是鬼，是人。”

全秋仁已经不敢抬起头看，轻声颤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们有脚。”

在那盏烛光下，他甚至看清他们的衣服是什么德性，更别提那四只会走路的脚。

传说，鬼是没有脚的，他们走路都是用飘的。

二位来人中，刚尚慈甚至还认识其中一个。

杠上吡讶道：

“是街口药铺那老板，苑老板。”

说到这儿，全秋仁才敢爬起来，用眼角去偷瞟。

一看之下，便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。”

只见苑老板走到棺材旁，对另一同来的汉子说道：

“你看，我的药有效吧！”

另一人之长相险恶阴狠，面颊上还有道令人生畏的刀疤，他冷冷道：

“的确有效。”

棺材中的人缓慢吃力的站起来，对那阴险汉子叫了声：“大哥。”

那汉子面上浮出笑容，问道：“兄弟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那人答道：

“还可以，只不过觉得全身发冷。”

苑老板马上接道：

“这是病愈后一定的感觉，休养个几天就没事了。”

队险汉子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很好。”

“勇哥。”苑老板嘿嘿笑道：“我治好你的兄弟，那当初我们所谈的条件？”

勇哥点了一点头，冷冷说道：

“一千两银子是吧！”

苑老板连忙点头哈腰道：

“是的勇哥。”

勇哥冷笑道：

“我会烧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苑老板闻言一怔。

勇哥眼中冷芒瞬闪，杀机已现，冷笑道：

“那一千两你去和阎罗老子要去。”

话落，运掌如飞，一掌击在他心口上。

一道血柱自苑老板口中喷出，“彭勇，你……你好狠的心。”

彭勇眼睛眨也不眨一下，冷笑道：

“无毒不丈夫，何况你又知道我们太多的秘密，所以你得不得不死。”

苑老板脸色惨白，出气多入气少，这一掌不但振断他的经脉，更震伤他的五脏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话还没落，头一偏，便回老家和姥姥叙旧去了。

躲在土堆后的刚尚慈他两人，早被这一幕吓得魂不附体，大气也不敢哼一声，恐怕被那凶手看到，来个杀人灭口。

彭勇一手架住那人，道：

“兄弟你还可以走吧！”

那人十分虚弱的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你放心大哥，我还撑得下去。”

彭勇环顾四周，冷道：

“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快走，以免泄了我们的行踪。”

那人又点了点头。

彭勇一手扶住他，运起轻功，几个起落便离开这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刚尚慈探现头来，看了再看，望了再望，直到确定没人，才敢当先走了出来。

全秋仁的脚麻，此时此刻也好许多，随后他也爬上土堆。

不过他一爬上土堆，他的胃就十分不舒服，立刻开始大吐特吐，吐得连胆汁都快吐出。

死人的死相也许很难看，但是，苑老板的德性用难看两个字已经没办法形容。

苑老板死得凄惨，七孔流血，外加死不瞑目，舌头也伸了出来，那张脸更惨白得吓人。

全秋仁又无法控制他的肛门，屎尿又是流满一地。

刚尚慈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冷静无比道：

“此地非善地，唯今之计，走为上策。”

全秋仁实在没想到，在这时候，又是这种场合，他竟然还有办法讲出这么有学问有深度的话来。

实在不能不佩服他。

全秋仁反握住他的手，认真说道：

“今天我若能活着离开这鸟地方，我一定拜你做我大哥，才能显示出我对你的敬佩。”

刚尚慈眼睛发亮，也正色道：

“我想做你大哥，已经想很久了，与其以后，不如你现在叫我一声大哥吧！”

全秋仁摇头晃脑想了半天，坚决道：

“杠上吡，还是离开这里，我再拜你做大哥。”

“不，还是现在吧！”

全秋仁摇摇头，说道：

“这里不是市场，请不要讨价还价。”

刚尚慈还想坚持下去，可是这时候，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脚。

他一愣，双眼望着全秋仁，却发现他的双手还在他的双臂之上。

“鬼呀！”刚尚慈跳了起来。

地上的苑老板七孔流血，但双手竟然还会动。

全秋仁一听他大呼小叫，再往地上一看，当场也吓呆了。刚尚慈强笑几声，颤声道：

“苑老板，你要搞清楚对象，可不是我们害你的。”

月光映在他那可怖的脸上，发出一股碧绿的光芒，他微弱地道：

“不要怕，我还没有死。”

刚尚慈好不容易克服害怕之心，趋向前查看，若不是想做全秋仁的大哥，打死他，他也不敢那么英勇。

苑老板有气无力地说道：

“我用内力护住了心脉，所以还能撑一段时间，……小弟弟，拜托你……从我怀中拿出一瓶绿色瓷罐。”

刚尚慈连忙去他怀中乱摸，却找出一大堆瓶瓶罐罐，好不容易找着一个精巧的绿色瓷瓶。

“是不是这个？”他拿在苑老板面前。

苑老板面色白得吓人，他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打开它，把药倒进我嘴里。”

刚尚慈毫不迟疑，立刻打开瓷瓶，一股药香扑鼻而来，连忙把药往他嘴里送。

吃下药后的苑老板，过了一会，脸色略为好看些，不像刚才那般苍白。

苑老板轻道：

“小弟弟，记好我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。”

刚尚慈没办法，送佛送上天，救人救到底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苑老板虽然有药丸在支持，不过仍是十分虚弱，他道：

“杀我的人，叫彭勇。”

刚尚慈点点头，这个他刚才就已经知道了。

苑老板无力地说道：

“在我的药柜后面有个小木箱，帮我把它送进官府。”

“官府？”

这点刚尚慈就有点困难，这一辈子他最最最不喜欢上衙门。

“是的，送进官府。”苑老板以为他没听见，又说了一遍。

“好吧！”杠上吡无奈道：

“你还有什么事要交待？”

苑老板笑了一笑，道：

“就这样，谢谢你小弟弟……”

刚尚慈不好意思的笑道：

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，您说是不是？苑老板……”

苑老板眼睛已经闭上，嘴角还挂着一道诡异的笑容。

刚尚慈连忙一探气息，讶道：

“没气了。”

全秋仁吓得直打颤，说道：

“这回他恐怕是真的死了。”

苑老板已被彭勇那一掌，震碎五脏六腑，若不是他用内力

护住心脉，恐怕不能撑那么久，人一旦伤及内脏，便是大罗神仙下世，也回天乏术。

月稀星弥。

夜深雾重。

乱葬岗上起雾，更加添其妖魅之气。

“大哥。”全秋仁已经屎尿拉了一裤子，他已经没办法再承受这种刺激，所以大哥也叫出口。

他道：“大哥，我们还是赶快离开此地。”

刚尚慈点点头，道：

“小弟你说得对，我们赶快走。”

两人说走那算客气，他们的速度可以用飞来形容，完全忘了来的目的是搬一块砖，也完全忘了害他们来搬砖的那个小么鸡。

就这样两人飞离乱葬岗。

夜还是那么的深，风还是那么的冷，这世界没有因为死了个人，因而改变一切。

* *

* *

* *

“起床啦！”

“哇！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”刚尚慈一脸惊恐的从梦中醒来。

“表哥，你怎么啦！”门乾卿揉揉眼睛，一付睡眼惺忪的死德性。

刚尚慈拭去头上的冷汗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一切都是我在做梦，一定是做梦。”

“什么梦啊？”门乾卿看着他。

刚尚慈给他一巴掌，打得他睡意全消，骂道：“小孩子问这

么多干什么！”

门乾卿被打得不知所以然，不过由于被打习惯了，也就没什么感觉。

“神经病，一大早起来就抓狂。”门乾卿心不甘情不愿的起床。

窗外的阳光依旧刺眼，仍然炽热。

远处的青山仍是翠绿，鸟语还有花香，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。

刚尚慈打了个哈欠，安慰自己说道：

“昨晚一定是做梦，一定是。”

“赶快下来吃饭啦！”

姨妈那嘶喊的叫声，又再度响起。

“赶快赶快，否则我们又要迟到了。”刚尚慈穿衣服的速度可真快。

连门乾卿看了也傻眼，这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穿衣穿鞋，竟不用花上一丁点时间。

刚尚慈衣掌一穿好，便往外头跑，边跑边叫道：

“你快点，否则可别怪我不等你。”

“他是不是吃错药？”门乾卿也连忙穿衣裳。

小小年纪的他，那知杠上吡打什么鬼主意。

其实杠上吡是想给姚小姬一个好印象。

两人今天没和姨妈讨价还价，三两下便把早点吃个精光。

连他姨妈都怀疑，今天做菜是不是得到神助，做得特别美味可口。

今天路上还是看不到几个人，沿路的花花鸟鸟，居然对杠上吡一点也谈不上吸引力。